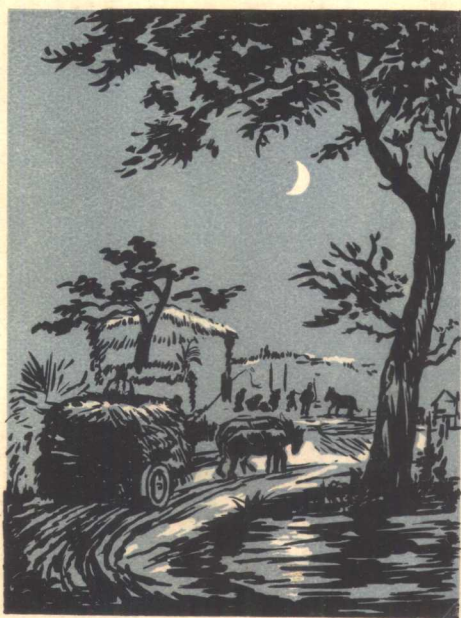


銀色的夜晚

牟崇光 著



572

36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短篇集,包括“銀色的夜晚”、“郵鷄蛋”和“没过門的媳妇”等七篇小說。“銀色的夜晚”描寫一个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老飼養員一生的經歷,和他对社里牲口的熱愛心情;“郵鷄蛋”描寫一个老大娘在兒媳的影响下,逐渐从只对自己的鷄关心,轉变到爱护社里公物的情形。其余几篇,也都是描寫農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。

銀 色 的 夜 晚

牟 崇 光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一 五 五 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壹號

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1062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1 7/8 字數 36,000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(6) 0.17 元

目 次

郵雞蛋.....	1
在秋收的日子里.....	12
銀色的夜晚.....	18
赶車人.....	26
没过門的媳妇.....	39
勝利百号地瓜.....	46
会见.....	52

邮 鸡 蛋

去年臘月，我到膠東一個偏僻的山村去采訪，剛到那里不久，就接到一封急電，要我趕快返回機關。怕坐不上汽車，我就在當天晚上徒步趕到了三十里外的黃莊集。這是煙青公路的一條支綫，集上沒有正規的車站，賣票之类的事，都由集上的一個郵政所代辦。所里有個老王，是我們過去在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，這天晚上，我就宿在他那里。

這一宿，我睡的很甜。為了我，老王把炕燒的燙人。天一亮，老王就起來了，我因為聽說西行的汽車得中午十二點左右才能開來，又想到今天晚上要在火車上度過，就想多睡一會。這時，朝南的結了層圖案似的冰花的玻璃窗外，風刮的樹葉唰唰作響，我翻了個身，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忽然一陣爭論聲把我驚醒了。是從外間辦公室傳來的。

“你還是拿回去吧，我的好大娘哩！無論怎麼說也不行啊。”我辨清了這是老王的声音。

“老王啊，你得行行好，我就捐這一回，嘻，別人又不知道。”這是一個十足的萊陽腔調的老大娘的話音。

老王嘻嘻地笑了。接上道：

“大娘，這不是一回兩回的問題。我剛才不是說了嗎，這是上級的章程，咱可不敢違背。”

“哎喲喲，您的章程呀規矩呀就是多！前些日子俺那鄉的供銷合作社，晌午不賣東西，也說是規矩，可是叫大伙提了意見，以後還檢討了呢，規矩也沒啦！”

顯然是老王急了，哎哎了幾聲，帶着申辯的口氣道：

“大娘呀，咱可不能棗呀核桃一類數，這是兩碼事嘛！你好好想想，東西受了損失，又化了郵費，多不合算。這也是為你着想嘛，是不是？”

“嘖嘖，俺就不信，”老大娘流露了一種不夠信任而又用輕蔑的口吻說。“路遠這是實情。可是如今不是以前啦，又有汽車，又有火車，俺媳婦去時，才走了一天一宿呀。我說老王啊，你就不能當點心，輕輕放上，再輕輕拿下來。……”

老王笑的更厉害了：

“大娘呀，可不能象你說的那樣簡單啊！”

.....

我再也躺不住了。爬起身，披上衣服就出來了。老王象得了援兵一樣，趕忙拉着我道：

“哎，你看，這大娘一心要往濟南寄雞蛋，勸也勸不下，你說這為難不為難？”

站在我面前的是位面龐清瘦、个子挺高、看樣子五十開外的老媽媽。她頭上戴頂帶耳朵的鵝絨帽，穿身藍色夾襖，兩手捧了個樹皮盒子，在用一種探詢的目光注視着老王。

我給老人接下了盒子。嘿，還真沉呢。老王這時也點起了爐子，屋子裡霎時暖和了。我找了個凳遞給老大娘，讓她圍着爐子坐下，試圖從另一方面說服她。

“老大娘，你在这里所化的錢，到了那里也能買出來呀，你

何必去受那些麻煩呢！”

“喲，同志，你是不知道呀，”老媽媽拍了我一下，滿有把握地解釋，“那里的鷄蛋小啊。去年俺娘家叔伯弟兄去看他兒子，回來說那里什么都好，可就是鷄蛋小——還沒有个核桃大。这个，是咱自己的鷄下的，不用化錢。不瞞你說，我喂了六只鷄，只有兩只下好蛋的。小的呀，都到集上賣啦。你看，咱攢下的这鷄蛋又大又圓，还都是一色紅壳的哩。”老人說着，揭开盒盖讓我看。可不，要不是蛋壳的顏色不相同，我还能当成鴨蛋呢！

“老大娘，你这是捐給誰呀？”我一面好奇地問着，一面在想：虽然也見過不少寄东西的，可從來還沒听說過有郵鷄蛋的。

“喲，我能捐給誰啊，还不是給俺那兒媳婦。”老人會意地笑了。津津有味地說下去，“前天來信啦。开头先是問我好，后面就講——有喜啦。这可把我喜煞了！同志呀，我早就盼望这一天，也許还是个小子哪！您知道，人一老呀，作夢也想抱孙子。說起來成了故事啦：前年春天，可真把我想迷竅了，有一天，区妇女主任到俺村來开会，我就扯着她的襖襟悄悄把她拉到一边，小声說：‘李同志呀，你能不能向上級說說，叫俺兒來家住上几天？……我想个孙子呀。’您看看，我多糊塗，金生那时还在朝鮮戰場上打美國鬼子哩。怪不得李主任光嗤嗤笑啦。从这以后，可就傳开啦，全庄的大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。管他們怎么傳吧，我可也不害臊，人老臉皮就厚啦！去年入冬，兒子來信了，說他从部隊轉業到后方來了，在一个鉄工厂里当書記。还說要叫淑明去，不知我同意不。您看看，这样事

当老的还有个不同意？我就二话没说，紧三火四，把媳妇打发走了。嘴里不说，我心里却高兴：这回呀，可有了盼头啦。可不是，真就应了我的话。

“说实在的吧，我心里有底，早把鸡蛋攒下啦，这回先捎这几个给他们补补身子，唉，这也算是当老人的一分心肠呀！”

我被老人的话吸引住了。几个月来，我奔走了不少乡村，接触到不少爽朗明快的人们，类似这种富有色彩的生活片断，曾不止一次地激动着我。我想作进一步的探讨，便往下顺了一句：

“老大娘，你跟媳妇团结的真不赖啊。”

这时老王插嘴说：

“关系搞的是不忤。”

“噢，论起来，也没说的。媳妇是真好呀，坡里家里的活，样样都行。哎，老王，你该认得呀，就是俺生产社里当妇女大队长的那个淑明啊。圆脸，大眼，不高不粗的，听说省里的一个姓袁的记者，还给她照了张象，登在报上哩！金生结婚不到半年就参军去了，这五六年间，都是她里里外外掌管着。不过，如今年轻人呀，性子太强啦，当婆婆的也真有难处啊。是嘛，日子长了，瓢把还有不碰锅沿的？这不是，在她走以前，俺娘俩还闹了回意见哩。我一想起来，就觉得心里象塞了块东西，真是对不住儿媳妇。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老人停下了。脸色有点阴沉，不象刚才那样舒展了，象是坠入了往日那些不愉快的回忆里。她看了看我，接着又讲下去。

“不嫌絮叨，我就说给你们听听。您可别笑话。不管怎么

說，媳婦總是好媳婦，要不，我還能捐雞蛋給她？唉，事也就出在這雞身上。這是去年秋天的事，記得大伙都穿上棉衣啦。那正是割豆種麥的時節，又逢上刮風下雨，這可把人們急壞了，社里人都跺腳說：計劃完不成了！我不是說啦，俺媳婦是生產隊長，這天過晌雨一停，她就東鄰西舍地叫人去割豆子。也巧，就在這天傍黑，我那蓬頭大黃雞沒啦。您知道，俺這些家里，拿雞看得比命還要緊，不是俗話說：老媽媽有三件上心事：外甥、閨女和母雞嗎？這也不假。我急的連夜飯也沒顧得做，就東鄰西舍地去找開了，一面找，又一面打發俺西屋小俊嫗去叫媳婦，您猜怎樣？一直到了黑昏，俺那媳婦才和大伙一塊回來。還好，一見我，就笑咪咪地說：

“‘娘，俺奔着把東邊那塊豆子割完才回來的；雞找着了沒有？’

“我就想：虧了有人去叫你，還來得這麼晚；要不，還能待到半夜？心里不願意，可也沒說出口來。是呀，人当了婆婆，口就得緊些，我還是壓下去了。媳婦也算機靈，大眼忽閃了兩下，一看我的臉色，扔下鏟就去找雞。天也不給方便，這正是月底，沒月亮。找了几家，沒找着。俺那媳婦出了個主意，對我說：

“‘娘，咱先睡吧，明日一早起來找。’

“我就說：

“‘好，不這樣也沒有別法。’

“兩人回家吃了口冷飯，就睡覺。可我怎么也睡不着。心里惦記開了：雞能上哪兒去了？要說是黃鼠狼咬去了吧，可我一過晌也沒離開院子呀。還能是別人抓去了？如今可沒那号

人。唉，也許該着破財呀，怪不得昨日晚上作夢抓了條魚又跑啦，……想到這裡，我嘆了口氣，正在這時候，我媳婦也翻了個身，長長地喘了口粗氣。我就輕輕用腳碰她一下，說：

“‘媳婦呀，你也急的睡不着？’

“她答啦：‘可不是，娘，你看眼看快霜降啦，咱社的麥子才種了一半……’

“我一听原來不是牽挂鷄，就一氣，身子往里一扭，后面的什麼改豆植、增產計劃都沒听清……。”

爐子上的水開了，蒸氣頂的壺蓋“吐吐”响，老王倒了一杯水給大娘，由於我心急，便急着問：

“大娘，後來呢？”

“听我告訴你。”老人喝了口水，說，“這一宿我沒和她打腔。記得俺年輕時候，拿着鷄才上心啦，一時見不着，就象揪了心一樣。您看她，放着自己的事不上心，倒去想天邊以外的事了。我就這麼亂七八糟地想了一宿。第二天，才朦朧亮，俺媳婦就起來啦。可還是跟往常一樣，聲調溫和地說：

“‘娘，咱去找鷄吧？’

“我說：‘好。’

“這時却見她把繩子、鏟放到鍋台上，我心里明白了：她的心思還是在豆子上哪！兩人正要往外走，西頭蘭花一陣風地跑了進來，累的上氣不接下氣，喊：‘二嫂呀，咱，咱隊的牲口在東坡耕地掉到土井里去啦！’

“您看巧不巧。我可就恨起小蘭花來了，明明她知道俺的鷄沒找着，可又來鼓動俺媳婦，這不是存心跟俺作對？我心里想，不管什麼掉進井里，那個遠一層，不如找鷄要緊。可真沒

料到，俺媳妇把身子往外一轉，頭髮一甩，拿上繩子，就刮風一樣地走了。象是压根就沒有找鷄這回事。

“我可就沉不住了，臉不是臉鼻子不是鼻子，尖聲叫道：‘淑明，不能去，咱得找鷄。’

“俺那媳妇只回了回頭，說：‘娘，回來有話跟你說。’

“我一氣，鼻子直發酸。想一想，如今當婆婆，就是個牌位呀。一橫心，罷呀，你不管，我還不能豁上？我整天窮忙活是為了誰？再說那鷄是你娘家媽媽給你的，與我無干！我返身上了炕，脫下鞋子坐下來。可是又一想，從鷄雛喂成了這樣的大鷄，可真不容易呀！尤其這只蓬頭大黃鷄，下蛋又大又多，沒有了能不叫人心疼？你看，盒子裡的鷄蛋就是它下的。”

老人又揭開了盒蓋叫我們看，顯出了一種又誇耀又滿足的樣子。

“在炕上坐不住，我又出來找鷄。太陽有一竿子高了。家家屋頂上都冒煙啦。找了老半天，鷄還是沒找着。

“吃晚飯時，媳妇回來啦，滿身沾成了個泥猴。她換換衣裳，飯沒吃上幾口又要走。對我說：‘娘，牲口是撈上來了，怕受涼得了病，社長叫我到區上打個電話給縣里獸醫站的同志來看看。’

“我有意賭氣，也沒吱聲。

“她這一天沒在家住上一個時辰，我就生了一天悶氣。直到夜里小半宿才回來了，想必是在外面開會啦。說起來叫您笑話，我這一輩子只一個閨女，五歲時生疹子死啦。自從這個媳妇過門來，兒子离家又早，我就拿她當閨女。她也裝成嬌里嬌氣的，張口娘，閉口娘，就象嘴里含的蜜。不管冬夏，都是在

一个炕上睡。冷天，她夜里开会回来，脚都冻成冰啦，她象个孩子一样，贴到我身上暖和，这次呀，她又把两脚往我怀里一伸，可叫我一把推开了——这是亘古以来第一回。

“别靠我，我躁的慌。”

“一翻身，身子朝里了。我想这下可给她个没脸。那知她趁势爬了过来，伏到我身上，摇着我的膀子道：‘娘，娘，你生气啦，你生气啦……’

“我一气，话冒出的可就硬点：‘不生气！都怨我这老不死的多管闲事。多啥能闭上这两个眼珠子就好啦！’

“媳妇不作声了，用胳膊撑着身子，也没动弹。我就闭上眼睛，不搭理她。稍一停，‘吧嗒’，两滴热泪掉到我脸上，我可又有点慌起来啦。怕把她逼出病来，就又安慰又埋怨地说：‘就说那么一句话，还值的你这样？’

“媳妇找手巾擦擦眼，象受了多大委屈似的，道：‘娘，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。我不是不痛咱的鸡；可是，眼里不能光有这几只鸡呀。’

“这可又引起我的心思来了：‘你能把用在社里的心挪到家里一半就够啦。’

“‘话不是那么说的，娘。咱应该把心全用到社里，社就是咱的家。可惜现在作的还不够。想想吧，以前咱没成立合作社，什么时候打过这么多的粮食？还不是亏了组织起来？大伙组织的社，就得大伙上心干。要是你存一个私心，他偏一个心眼，那还有个好？咱别光看见自己鼻子尖上的事，要往远处看、大处看。娘，你算算，一只鸡重要还是一头牲口重要？’

“这一句话就把我憋住啦。还用说，当然是牲口比鸡重要

啦。可是她就忘了，牲口是社里的，雞可是自己的呀！我就說啦：‘拿着社里的事上緊也不是坏事，可也不用光顯出咱來呀，牲口是大伙的，自然大伙都得去救，还差你这一分？’

“媳婦的臉沉着，也不笑，也不惱，等我一說完，就跟上了：‘這話不對。我是個團員，又是軍屬，得處處起帶頭作用。咱這社是去年才成立的，又得照顧影響。娘想想，要叫那些不願入社的人听了社里的牲口掉到井里也沒有人管，影響該多不好？連這樣還有些人光看光景哪。再說，要是牲口真的壞了，那就少一頭牲口耕地，麥子種的就更晚了，來年打不着麥子，吃什麼？又用什麼去支援國家工業建設？娘，你能想開了這些，別說是一只雞，就是十只，也不會氣成這個樣子。’

“叫媳婦這一說，我心里也透了點明。

“咳，我是想向她施點威風，您看，倒是她把我說倒了。您說說，這不是明擺着的事，一個牲口能值多少雞呀，這麼件平常的事我可就看不透。想起來，這不是個笑話嗎？俺這些老人哪，就是拿個銅錢看成天！可也難怪呀，以前，俺這些女人家，眼里就是有兩只雞，別的什麼也不知道。這如今呀，是變啦……。哎喲喲，您看，我到了那里就扎下根啦，太陽都這麼高了。”

太陽露出笑臉來了，把那微弱的紅光透過窗紙射了進來。故事似乎到这里要結束了，但我觉得还不滿足，便問：

“大娘，雞呢？”

“快別提雞啦，”老人笑着回答，“要不是它，還不能跟俺媳婦鬧這一場啦。雞是錯進了上村人家窩里，以後，人家又給送來啦。我一賭氣，把雞打的咯咯直叫。俺媳婦却笑開了：

‘娘，跟鷄賭的什麼氣？它也沒惹你。’

“是呀，鷄和我有什麼別扭呀？我也不禁好笑起來……”

老人說到這裡，目光又落到鷄蛋上，帶著惋惜的口氣說：

“論說，媳婦也不缺這幾個鷄蛋。可這是當老人的一片心意呀，捐不到，心就落不實，象吊在半空一樣……”

我被老人對媳婦的這種真摯感情感動了。老王躊躇了一下，猛地拍了我一把，道：

“你不是今日回機關嗎？就給大娘捎着吧！”說了，又朝向老媽媽興奮地說：“大娘，叫這位同志給你帶去吧，他就是到濟南去的。這是，‘直達’呀，親手送到門上！”

老人被這突然的變化弄得又驚又喜。兩眼直瞅着我，連聲說：

“那可真好！”

但她又猶豫了一下，說：“就怕找不着呀，聽說那個地方可大啦，東頭走不到西頭。”

我對老媽媽作了些解釋，最後她把信封和鷄蛋交给了我。老王樂了，插嘴說：

“大娘，這可得請我的客啦！”

“好，再去俺那裡，擀面給你吃。”老人爽朗地回答。

臨走時，老人叮囑了又叮囑，要我一定給她送到。剛走出門檻，她忽又回身停住腳鄭重地對我說：

“哎喲，忘了告訴您啦。俺那媳婦在那當上工人啦，不來家啦。還寫信叫我去——我哪裡能去？窮家難舍，故土難離啊。你就和她說，家裡什麼都好，天暖和了我去看看她。再是，你告訴她，我現在辦事都是先社後家！”說到這裡，她微微

笑了一笑。

我跟老王把老媽媽送出門口，在這個深冬的早上，我望着這位健壯的老人的身影，心里盤算着：如何把這些雞蛋連同老人這顆滾熱的心，一起帶給她的媳婦……

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深夜於濟南

在秋收的日子里

天，瓦藍瓦藍的，一絲云彩也沒有，太陽雖然不象夏天那麼強烈，但還是熱得炙人。遼闊的原野上，呈現着一片金黃的顏色，到處飄蕩着雄壯嘹亮的歌聲。

秋天，是一個美麗的季節。

在莊的東面，在那一片泛着黃色谷浪的田野里，旭東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二生產大隊的婦女們，在忙着捆玉米稭子。天早已是收工的時候了，可是她們還是在緊張地勞動着，一點也沒鬆勁。你看吧，每個人低着頭，彎着腰，熟練地把玉米稭子集到一起，象挽花似的用稻草擰起來，甩到一邊。就好象前面有面錦旗，誰先到了，就能拿到手一樣，誰也不肯落在後邊。

婦女大隊長劉淑娥，趁着向前挪動的空隙，回頭朝後面扫了一眼。她點點頭，在那黝黑的臉上，泛起了滿意的微笑。本來計劃着過午才能完成的任務，可是一頭晌就完了。這是隊員們的努力，也是當隊長的光彩，劉淑娥在心裡思索着如何回去向社長誇耀她們的功績，於是身上的勁頭更大了。她向大家招呼一聲：“快點呀！”接着，就彎腰朝前去了。兩綹短髮，被汗水沾到了紅潤的腮上，她也沒顧得去理一下。

劉淑娥的婆婆姜大媽，這位將近五十歲的老人，也夾在這群姑娘和婦女裡面，吃力地干着活。她的手顯得比別人更忙

乱些，汗水从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渗了出来，深蓝色的褂子，也在背上润湿了一大片。泥土象是在有意地捉弄她，两只尖鞋底，粘得象靴子一样高，使得她不得不走几步，就坐下来刮一刮。虽然这样，她还是紧紧地跟在别人的后面。

刘淑娥看到婆婆这付模样，心里疼的慌。早晨，她就不要姜大媽來，一來是因活路不急；二來这些日子姜大媽太累了，可是姜大媽偏偏要來，还責备媳妇道：“不去干活，工分自己就来家啦！”沒有法子，刘淑娥只得叫她來。如今看到她累得这样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走了过去，悄声說道：

“娘，你慢点，別累着。”

“咳，”姜大媽还有些不大耐煩，“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，还用你跟着操心！”

刘淑娥一見婆婆不高兴，便只好过去干活去了。可是她仍旧关心着婆婆的身体，不时地回头望望她。

忽然，姜大媽拿着一穗玉米棒子，在往腰帶上掖。不知是因为心慌，还是兩手不听使喚，棒子又掉在地上，但姜大媽又迅速地拾了起來，急促地藏到腰里。她裝着向口袋里掏点什么东西，斜着眼向周圍瞅了一下，又若無其事地向前捆米玉耢子去了。

这一霎那間的情景，被刘淑娥看的一清二楚。

刘淑娥又气又急，头漲的要命，心象要炸了一样。剛才心里蘊藏着的兴奋，頓時云消霧散了。起先她是想着如何提前完成任务，在晚上彙報工作时好受到表揚，誰知却出了这么椿不体面的事，而且出在自己的婆婆身上。“咳，真是！”她痛苦地跺跺脚，心里有些發乱。